

小说选编

## 桃花开在时光里

■洛迦·白玛

天色开始暗下来，一轮满月悄悄爬上东方灰白的天空，这个坐落于山间的小村子已在风中散尽了它的炊烟。河水静静流淌，河岸上，一株粗大的桃树静默着。

离桃树不远处，有一座简陋的两层楼房，典型的藏房，下层牲畜，上层住人，窗框上画着色彩鲜艳的花纹，透过窗户，能看见屋子里一个苍老的身影。

她小心翼翼地木箱从床尾摆放着的柜子上取下来，箱子是旧时的样子，松木的，四面雕花，有几道隐隐的裂纹伏在箱面上。箱子上面别着的锁也是旧时的样子，黄铜小广锁，有着绿色的锈迹，上面的花纹已模糊不清。而那把用作钥匙的小铜片却是铮亮的，每一天，那小铜片都会在她手里被摩挲好几遍。

她把小木箱放在床边的桌子上，在箱子前缓缓坐下，慢慢地用手指梳了梳头发，把垂在耳旁的几缕白发夹到耳后，然后双手合拢上头搓了搓，再轻轻地覆上自己的脸。尽管指尖粗糙，她依然能清晰地摸到自己脸上纵横的沟壑。

唉，真的是老了啊。

她叹着气，浅浅的叹息声在静夜里荡漾着，消失在门前那条小溪潺潺的水流声中。

取下套在左手手腕上用绳子系着的小铜片，她握着铜锁，把小铜片插进“一”字形的锁眼里拨弄了几下，一声轻响，铜锁应声而开。取下锁，她仔细地摸了摸那上面的铜锈，摸了摸箱面上那几道裂纹，又用右手摸了摸自己的左手手背，那上面布满点点褐色的老年斑，皮肤松弛地起着褶皱。

打开箱子，露出一排用不同颜色和材质的布料包着的东西，摆放得齐整有序。她拿起一小块灰色麻布包着的，慢慢打开，一颗桃核从布里露出来，那是一颗几十年前的桃核，因时常把玩，颜色变得红亮。

他还记得那年，他从山里摘来一麻布包的野桃。他对着她笑，眼睛闪亮，汗水从额头开始冲出几道黑色的花纹印在他红红的脸蛋上。他身后跟着洛让，拖着鼻涕，卷卷的头发上沾着草叶，也咧着嘴跟着傻傻地笑。

他们在河边洗干净果皮上的细毛，他从里面挑出最大最红的给她，拣出最小的那个给自己。吃完果肉，他们把最大的那颗桃核埋在岸边的土里。

后来，她悄悄地留下最小的那颗桃核，洗干净，从装桃子的麻布上扯下一块包上，装进兜里。

一粒种子开始在河岸边生长，有风，有雨，有阳光，它静静地生根、发芽……

那年，她七岁，他十岁，洛让八岁。

二  
暮色渐浓，村子里渐次跳出几盏灯光。月光穿过桃树枝，被剪成一小块一小块浅浅的光影。河水泛着淡淡的波光，和小窗户外透出的光一样微弱。

她取出一张用白棉布包着的照片。照

片已经泛黄，上面的人像不是很清晰，只能依稀判断是两个二十左右的年轻人。

老了，都老了，你送我的东西，还有我，还有洛让，我们全部都老了，只有你还是年轻的。

那是他和洛让第一次赶马帮到城里去时拍的照片。此前，村子里从没有人见过这种能把人装在内的薄薄纸片，于是，在惊讶的“啧啧”声里，照片被村里人正面反面、翻来覆去地传递、查看着，仿佛那是代表着某种隐喻的神秘之物。

最后，他把照片交给她。  
河边，那株他们种下的桃树已经长大了，满树的桃花开满枝头，象一团红云。他把照片递给她，说：你收着。他的眼光像太阳，晒烫了她的脸，她接过照片，埋下头，胸口像装着一只小兔子，噗噗地跳。

他说，你等着我，等我这次赶马回来就去找你阿哥——我看见城里有一种雕花的小箱子，我给你买一个回来——我阿妈说她有个银镯子要给你，那是她当年进我家门时我阿妈给你的。

她低低地，用似乎连自己都无法听清的声音“嗯”了一声，捂着脸跑开了。她知道，那个大她十岁的阿哥会答应，自父母去世后，他一直宠爱着她，有时候像对妹妹，有时候像对女儿，他那么爱她，他一定是希望她幸福快乐的。

轻轻地抚摸着照片上的那个人像，她的指尖有些微微颤抖。

你看你还是那么年轻，我都已经老得像一块烂木头了。

忽然之间，她就真觉得自己全身上下都在冒出烂木头腐烂的味道，是的，就是腐烂的味道。他曾经说过她像桃花一样香，但是从他走的那天起，她便成了一棵枯死的树，从里到外一天天一寸一寸慢慢地腐烂着。

马帮回来了，他却却没有回来。洛让把他曾承诺给她买的雕花小箱子拿给她。洛让说他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山上滚大石头，他骑着的那匹马被砸到，他们一起跌进山崖下的大江里，就像一片树叶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

从昏厥中苏醒过来时，她以为是刚从一个噩梦里醒来，可是，可是为什么阿哥、阿嫂还有洛让都围着她，用那么哀伤的眼神看着她呢？那眼神像一把把刀，把她的心划得七零八落，血汩汩地冒出来，把整个天空都染成血红色。

村里人总是看见她守候在桃树下，倚着树干，长久地，目光呆滞地望着村口。她总觉得有一天，他突然出现在她面前，还是那闪亮的眼睛，还是那阳光般烫人的眼神。  
阳光透过枝叶照下来，把斑驳印满她全身，风吹来，花瓣片片洒落，她一动不动，仿佛是那棵桃树上长出的另一根枝桠，但却是没有花和叶子的干枯的枝桠。离她和桃树不远处，有一个高大的身影，那是洛让，他总是远远近近地跟着她。

桃花开了又谢了，开了又谢了，漫天里都飘着粉红的花瓣，飘进河水里，打着旋飘远……她终于相信，他是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那年，她十八，他二十一，洛让十九。

寒灯旧事

■莫剑睿

不知不觉中到内地工作已经不少年头了，还以“石渠人”自居，因为心还在那里，未曾离开。朋友圈《2016中国石渠帐篷节邀请函》相当的火爆，太阳部落国际帐篷节文艺演出、体验游牧民族生产生活习俗、观看千顶帐篷城、观赏马术比赛和竞速赛、科考石渠湿地考察、唐番古道暨石刻文化论坛……节目琳琅满目，诱惑力极强。几位前辈陆续晒出石渠点滴、旧照、新拍和石渠视频，看着那些熟悉的地方，不由让我浮想联翩，回忆起在石渠捡牛粪的那份“美差事”来……

捡牛粪在石渠人眼里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。因为当时唯一的燃料就是牛粪。

一到周末，我和老爸、大姐就会利用下午休息的那点时间做好捡牛粪前的一切准备工作。我完成我所有的作业；大姐会在中午就发好面，然后做作业。而老爸则去准备架架车，检查检查轮胎是否漏气，装牛粪的麻袋是否是好的，如果坏了，一则丢掉并及时补充上，二则如果还能

用就补补，要知道我老爸在部队生活多年可是缝补的一位好手。

下午5点左右，我和姐作业做完了，面也发好了。老爸和姐通力合作，老爸负责揉面，姐负责加牛粪，而我就负责观摩学习。高原的晚饭很简单，做点白菜汤，打好酥油茶，蒸好的馍馍(内地叫馒头)蘸着白糖就美美地解决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照例的酥油茶和馍馍“套餐”吃饱喝足，姐把烧好的茶和昨晚做好的锅魁收拾好，装在架架车上，再装上满满一壶清茶，到了目的地附近，老爸和姐先把车停下，确定方位，看看目测范围内牛粪的多少情况，决定是否继续前进。一旦目标确定，我们就开始行动。

捡牛粪的经验归结起来有下面

五大要领：眼到、腿到、脚到、手到、心到。

眼到，顾名思义就是眼要尖。要眼观六路，哪里有牛粪要有鉴别力。牛粪贴在草上，一陀。和周围的草颜色不一样，好辨别。

一旦看到牛粪，马上迈动脚步走到目标前，这就是腿到。

第三步就是脚到。用脚尖将牛粪从草根处踢开，看牛粪是否干透。干透的牛粪一踢就脱离草根，特别好烧。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极品。

然后就是手到。脚将牛粪踢开后，就用手将牛粪捡起装在随手拿着的麻布口袋里，然后拖着麻袋寻找下一个目标。

心到，就是要有耐心和恒心。捡牛粪是力气活，牛不听话，不可能都拉在同一地方，牛粪都是零星分布，相对集中的极少。捡每一块牛粪都得重复上面的动作，无数地起身和弯腰，动作简单而枯燥。所以要想保证冬天过得暖和就得坚持捡下去，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恒心。

走累了，腰骨痛了，我们席地而坐，喝喝茶，吃点锅魁，休息一会儿，看看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，唱唱

歌，待体力有所恢复就继续操作。直到下午四点左右，我们将所有带去的麻布口袋全部装满，将架架车的车厢也全部装满，老爸和姐把装好牛粪的麻袋依次排好，用麻绳五花大绑地捆好，然后就可以准备打道回府了。

回家是快乐的。归家途中，看见那些墙上贴着牛粪的一排排藏房，景观独特，在蓝天和白云交相辉映下，宛如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。老爸在前面拉，我和姐在后面跟着，记得要上好几个坡，我和姐就拼命地推。上了几个坡就是下坡路，由于是重载(当然没法和现在的超载车比)所以更得小心。好在坡比较缓，没过多久就到家了，回到家，牛粪得“精选”分级安置好。完全干透了的就放在牛粪房里，还没干透的就堆码在院子里，得好好晒晒。

下周又是重复的动作，这样坚持了好几年。所以一到冬天，我家总有烧不完的牛粪，整个家也总是暖融融的。

现在回忆起来，捡牛粪有苦也有累，但还是感到很快乐，真是一件“美差事”。

土地颂

## 措普情缘(组诗)

■红霞

### (一)圣湖措普

七彩的经幡  
倾诉着古老的传说  
藏马鸡安享着  
转经路上的祥和与宁静  
曲径通幽处  
那花木深深的禅房内  
用你湛蓝的双眸  
纯净了多少魂灵  
生生轮回  
来世愿是一条  
游弋在你怀中的小鱼

深深牵引着  
天涯离人的心

### (三)玛尼巨石

风雨千年你傲然屹立  
六字真言铭刻着  
格萨尔降妖伏魔的伟绩  
第一眼见你的同时  
眸呢呢咪咪哄  
脱口而出  
虔诚的吟诵  
不仅感怀先辈的岁月峥嵘  
更是祥和世界的无限眷恋

### (二)扎金甲博与甲姆

那皑皑的雪峰  
可是你们偕老的白头  
天人神共献的哈达  
系着一对世世相依的眷侣  
相恋时打结的柏枝  
舒展着千年不变的誓言  
参天而立  
永恒的身影  
剪影在澄碧的湖面

当群芳争妍于章德草原  
你依旧恬静在  
清溪萦回的群山深处  
一枝独秀着  
心中的梦想  
连唱着玛尼歌的阿尼  
都为你频频回首  
骁勇的阿哥能无情有独钟



四季行吟

## 祭月

■茹喜斌

在我的记忆里，中秋虽然苦涩，但也诗情画意。因为这时母亲会给我讲述许多月亮的神话和传说。

我喜欢这些神话和传说，无论是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，还是玉兔捣药、无盐拜月，或是朱元璋与月饼起义的故事，都会让我仰望皓月，也沉醉万般。当然，如果父亲在家，就更有诗意了，因为父亲喜欢朗诵那些吟月的诗句。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“尘中见月心亦闲，况是清秋仙府间”……这种启蒙，在我渐渐懂得人生的时候，就成了我的财富和智慧。

但那时家贫，所以，每年中秋，母亲只能买两个月饼，还要先藏起来，说是要祭月。

母亲似乎对祭月有着特别的情感。母亲曾说起她许多和月亮有关的往事。母亲小时候总是在月光下纺花。母亲说那时的月光，就像清凌的泉水一样泄在院里，仿佛能听到潺潺流动的声音。月亮呢，又像一个小胖的娃娃，就坐在树梢上眯着眼睛转的纺车一个劲儿咯咯地笑着。后来，母亲在洛阳师范读书，周末回家时也是趁着月光在深夜才赶到家里。母亲说那些月下的远山、树林、田野和清清的风声，总让她充满了怀念。怀念那时的年轻，那时的清纯和对生活的向往。月光照亮了母亲生活中许多生动的细节。这或许就是母亲祭月的缘故吧。

但祭月十分简单。中秋之夜，母亲会在庭院设案焚香，一张小方桌，一个小香炉，没有西瓜、红枣、苹果、葡萄这些奢侈的祭品，只有几柱烟雾淡淡的香火，还有那两块香喷喷的月饼。但母亲十分虔诚，总是

会凝视着圆月沉默许久，或许那是在倾诉心中的祈求吧。继尔还会把目光撒向遥远的南方，甚至会落下亮亮的泪珠。而这时的月色分外明亮，是那种皎洁如银的明亮，是那种温润如玉的明亮，照着屋檐和院中的树木，让我感到一种种宁静，一种庄稼，一种无法言喻的渴望。

祭月之后，母亲才分月饼，只是母亲会把那两只月饼切成八块儿，分给我和妹妹每人两块儿，剩下的四小块母亲会用黄色的草纸小心翼翼地包起来，我知道那是要送给外婆的。

那两小块月饼，我们从来不舍得一下就吃掉，总是一点一点品尝。那月饼里有青红丝、核桃仁儿、冰糖，嚼起来咯噔响，就像欢快的歌儿。那种甜味，又一直甜到心里，甜到对来年中秋的渴望里。这时的母亲，总会发出一声叹息。但这叹息又总是被我忽略。一直到我长大之后，我才知道母亲的心迹。因为那时父亲在遭受政治迫害，正在湖南一个地质队的钻机上接受劳动改造。或许，那一轮圆月更衬出母亲的孤寂和伤感，更加重了母亲心中的苦涩，或许这祭月中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和企盼。母亲，当是那种“佳期”何许，望望空仁仁”的心境吧。

中秋，让我记住了生命中无法忘却的经历，以及那一缕淡淡的忧伤。

一直到了1978年父亲平反、母亲复职，我们全家人才团聚在这个城市。那年的中秋，格外热闹，各式各样的月饼摆了一大桌子。母亲的笑声在整个屋子里缭绕着。母亲又一次设案焚香，并且拉灭了电灯，让月光静静地泄进窗棂，那一刻，我又一次听到父亲那“明月出苍山，苍茫云海间。长风几万里，吹渡玉门关”吟诵，父亲那沧桑的声音，让我融进了历史，也渴望着明天。

心灵时空

■萨卡尔

我的家座落在重庆市长江边一个叫忠县的小山村，那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好地方，我家的院子叫核桃树院子，由于在我出生前那棵桃树被砍掉，所以一直没见到那棵树的尊容，树虽被砍掉，然而院名却被永远的留了下来。为了呼叫方便，人们仍然叫它核桃树院子。

我家的房子是木板房，不知是哪个朝代修的，很古老，歪歪斜斜地屹立在那里，仿佛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，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发抖。有一年春天，山里刮起大风，房子被风摇得吱吱嘎嘎响，为了保证一家人安全，父母带着四个子女躲到屋外一棵很大的杏子树下，那晚，房子在狂风暴雨中被吹枯拉朽，永远地趴下了。我们一家人像落汤鸡一样在狂风暴雨中瑟瑟的过了一夜。那晚，母亲在风雨中拉着父亲的衣角，哭着说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呀，下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不嫁你这样的人家了。父亲的脸黑得象天空中漆黑的夜幕，一言不发。

一个月后，我们家在政府的帮助下修起了三间土墙瓦房，那房子

## 家园

当时很时髦。为了绿化环境，父亲从很远的地方移来竹子栽在屋后，不几年，那竹子长成了一遍翠绿的竹林，绿葱葱，甚是好看，时不时有斑鸠、喜鹊、山雀翻飞着从很远的地方飞来，悠然落到竹上，在晨风摇曳着的竹林中，翩翩起舞，叽叽喳喳，不亦乐乎，有的则悄悄落入竹海，鸦雀无声。此时的院落恰似一幅丹青泼画，美不胜收。

我家屋后有一座美丽的大山，人们叫它柴山。墨绿的树林在夕阳或朝霞的映照下显得很幽静，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。山大，我们从不敢去探秘。听老年人说，那山中有老虎、豺狼、毒蛇一类的凶猛动物。小时候，常听长辈们吓唬哭啼的小娃娃：哭嘛！哭嘛！山上的野猫下来了哈！野猫背上背了个板板，谁家孩子哭，就把板板往跟前一甩，背起娃娃就走。于是哭得再凶的小孩也立即止住哭声，在抽泣中睡去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屋后的柴山象病妇的长发一样变得稀疏起来，后来竟象和尚的脑壳一样了。人们拿着斧子、锯子蜂拥而上，不几天满山遍野的树都被砍光了。为了

国家增加钢铁产量，山里的土炉如雨后春笋般的生了起来。人们从家里收来锅铁，用山上砍下的树木做燃料，在土炉里疯狂的锻炼。经过几天几夜的煎熬，人们欢天喜地地将火熄掉，原以为会给国家交出优质的钢材，却失望地捡到一些废弃铁疙瘩。可人们并不气馁，继续熬炼，得到的仍然是一些废弃铁坨。后来，这场疯狂的炼钢铁风波在党中央的制止下才偃旗息鼓了。人们清醒地认识到，这场钢铁风波除了造成资源被破坏以外，一无所得。

那一年夏天，一连半月的大雨在山中缠绵，山洪裹着泥石流在山下肆虐，遭灾最严重的是我堂叔家，一夜之间家毁人亡。那晚，堂叔和堂弟在一个床上睡觉。半夜，泥石流轰隆隆地从山上砸下来，泥石流砸坏土墙，直扑堂叔而去，睡得迷迷糊糊的堂弟只觉得有人使劲地蹬了一脚便滚下床去。家人拿来油灯查看，见堂弟趴在地下吓得说不出话来。堂叔已在泥石流中咽了气。据说那次山洪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。

一九七四年秋天，大队成立林场，柴山划归林场管，林工们在山上

栽下了一些松树苗……那树苗随着季节的转移，不几年长到了小碗那么粗。我读书的时候，常在炎炎烈日的正午，独自带着教课书，坐在凉幽幽的树林里思考问题，很是惬意。

今年回家过春节，我到山上去转转，看到山上的树木茂盛葱茏。山风吹来，绿波起伏，松涛声声。半山腰，一排排粉刷着石灰浆的桑树，恰似一排队列有序的士兵，威严地守着自己的阵地。我独自思想，如果到了它们长满绿叶的季节，那这方土地一定是很美丽的。晚上吃饭，我向母亲说起了柴山的变化，母亲说，你别看那些桑树，它一年产下的桑叶要喂好多蚕茧子呢！人们将蚕茧摘下来拿到蚕茧收购站去卖，那人平收入不比你们一年在外挣的工资低，不信，你看乡邻们修的高楼大厦，都是这些年卖蚕茧攒下的钱呢！

想着母亲的话，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柴山，你不仅仅是供人们取柴烧火煮饭、取暖的柴山，而是一条人们通向国家致富的财山。家乡人民正因为有了一座座像你这样的财山，家乡的发展才变得如此辉煌。